


·續一·

「算我過去瞎了眼睛，錯把你當朋友看待，現在你忍心來把我擠上死路，姓殷的！不看看你掛的擺的都是人家把你當作社會的柱石，大慈善家看待，請問你的所作所為，你的良心在那裏，你一點也不慚愧麼？」

殷先生回顧了一下陳設的匾額銀盾之類，不禁哈哈大笑說：

「這些都是人家看我有錢，想拍我馬屁，什麼良心，什麼慚愧？這年頭還用得着這些古董名詞兒麼，哈哈！」

劉行良見無可理喻，扭頭就走，殷先生笑聲未絕，殷太太說：「那個門房真混蛋，還沒有說請，就讓人闖進來，一大早就鬧什麼死呀活呀的？」

殷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大叫說：

「噯唷，差一點忘了，那送王公館的禮，你預備好了沒有！」

殷太太冷冷地說：

「我當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，早就預備好了，你猜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怎麼猜得出。」

「一匣雪茄烟。」

殷先生縐眉說：

「不行，不行，太輕啦，太輕啦！這份禮，你知道關係重大！」

殷太太拿過一只非常沉重的烟匣授給他說：

「這還大夠重麼？」

「噢！不輕？」

「你打開看看！」

殷先生打開一看，原來上層是真雪茄烟，下面都是像烟一般大的金條，殷太太笑說：

「這份禮還嫌不夠重麼？」

殷先生翹起大姆指說：

「這份禮又漂亮又得體，你的聰明，再加上你的幫夫運，你真是我的賢內助！」

「下次再敢做那個混蛋的夢麼？」

「不敢，絕對不敢？」

門丁又從外面進來，立着不敢說話，殷太太問：

「幹什麼」？

「外面有幾個人想見老爺。」

殷先生怒喝：

「一概不見！」

門丁立着不走，殷太太說：

「外面是些什麼人？」

門丁說：

「是老爺廠裏的工人代表。」

殷先生大喝：

「他們來幹什麼？」

門丁囁嚅說：

「恐怕……恐怕是為了要求年賞……」

殷先生勃然大怒：

「要年賞，他們問我要年賞，我向誰去要年賞？」

「恐怕是……為了年底的物價高，生活不容易……」

殷先生的怒火更熾，大聲喝罵：

「滾，叫他們都給我滾出去。滾，給我滾，連你也給我滾出去！一大早，什麼人都胡裏胡塗地給我帶進來！滾！滾！滾！」

門丁給殷先生連叫帶罵趕出門外去，他氣吁吁地喘息不已殷太太說：

「對付這些人，犯得上生那麼大氣麼？」

「年賞？笑話！他們要年賞，我去向誰要年賞？……噯唷？」

「怎麼啦？」

「噯唷，我的頭昏，要……」

殷先生是病了，鬧得全宅鷄犬不寧，殷太太忙着打電話。

「包醫生麼？請你馬上來，殷先生病了！」

一面又吩咐下人：

快關照車子去接包醫生？不，他自己有車子！不！去接也好！」

殷先生躺在沙發上扶着頭大叫：

「噯呀！我會死麼？」

殷太太說：

醫生就來了，恐怕是吃東西吃得太多了罷，加上你的血壓本來就高？」

一輛飛快的汽車把醫生接進了殷公館。

× × ×

## 第五場　韓阿根餓了

韓阿根走到街頭一個麵攤邊，煎排骨的香味兒更使他的飢腸雷鳴，正在低頭煎排骨的夥計沒有看清他的模樣，隨口就問他：

「先生，來碗排骨麵麼？」

韓阿根苦笑着搖搖頭，夥計一抬頭看見他的一身襤褸，吐了口唾沫說：

「真倒霉，一大早來了個癟三，去！去！去！」

一個吃客隨手把吃了半塊的排骨扔在地下，嘴裏還嘀咕着說：

「這排骨不新鮮，隔了夜的！」

韓阿根嘴裏嗞着饞涎，很想蹲下去檢起那塊夾精帶肥的排骨，正在躊躇之際，冷不防一只野狗斜刺裏一口搶了去，韓阿根又氣又急，眼看牠搖尾大嚼，就用力踢了牠一脚，野狗夾尾猖猖逃走，韓阿根恨恨地說：

「你不曉得我也餓了麼？」

那個吃客正喝了一嘴的麵湯，聽了就忍不住把滿口湯都噴了出來，對麵攤夥計說：

「這個癟三想在狗嘴裏搶肉吃！哈哈！」

韓阿根對他們倆白了一眼，把褲帶又收上一收，信步所之。

× × ×

## 第六場　殷先生的病狀

殷先生的病狀給診斷出來了，醫生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，說得殷先生目瞪口呆。

「嗯……殷先生的血壓本來高，現在……嘖！嘖？心臟跳得也不正常，還有胃……恐怕有點擴大……嗯……膽也有病！殷太太！你看他的眼白，不是有點黃麼？還有糖尿病，他的尿甜得像糖精一樣！還有……」

殷先生急問：

「我到底還有多少病，你一下子給我治好了罷？」

「還有點兒腎虧，這容易，還有你的事業實在做得太多，太操勞了是有礙健康的，譬如說人是一架機器……」

殷太太打斷說：

「現在病這麼多，該怎麼治呢？」

「這要長期治療，譬如說要……」

殷先生大叫：

住醫院我可不幹！老實說，一見了醫院，我就要想到人會死的！」

醫生說：

「那麼先靜靜地休養幾天，等我來一件一件地給你治療，現在第一，吃東西要聽我的吩咐……」

殷先生問：

「那麼什麼東西可以吃，什麼不可以吃呢？」

醫生說：

「什麼也不許吃！」

殷先生大叫：

「什麼話？」

殷太太問：

「那麼牛肉汁呢？」

醫生搖頭說：

「不能吃！」

殷太太連續地問下去，醫生一味地搖頭，殷太太問：

「童鷄汁！……蛤仕蟆？……鹿茸？……參湯……燕窩？……白木耳？……」

殷先生也接着問：

「那麼維他命丸子？……牛奶？……鷄蛋？……飯？……麵？……餅？……粥？」

殷先生看醫生一直是搖頭，不禁煌急說：

「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！你是存心要活活地餓死我麼？」

醫生說：

「就因為你平常吃得太多，才會生那麼多的病，從今天起，一天兩頓，每頓兩塊烤麵包，一杯白開水，由我派下來的護士照顧你，你一定要聽我的話，不能胡吃！」

殷先生又大叫：

「媽呀！我的天！我這麼大的身體就吃這一點兒東西，還能活下去麼？簡直是胡說八道！」

殷先生想從牀上跳起來，可是給殷太太按住了，醫生說：

「你的健康要緊，譬如說……」

殷太太說：

「別胡鬧！你得聽醫生的話，你難道不怕死了麼！」

殷先生幾乎要哭似的說：

（未完）